

K296.1
162
(454:3)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四五四號

據

民國·徐家璘、宋景平等修，楊凌閣纂
民國七年刻本

影印

河南省

商水縣志

(三)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商水縣志卷十五

麗藻志五

墓碑

漢

司空袁逢碑

蔡邕

陳留
圉人

凡所臨君明而先覺故能教不肅而化成政不嚴而事治其惠和也晏晏然其博大也洋洋焉信可兼三才而該剛柔無射於斯人矣銘曰天鑒有漢賜茲世輔顯允厥德昭允休序戢戢雍宮禮樂備舉穆穆天子孝敬允敘降拜屏著奉饋四序威儀聿修化溢區宇乃尹京邑總齊禁旅

周巨勝碑

蔡邕

君諱勰字巨勝陳留大守之孫光祿勲之子也君應坤乾之淳靈

商水縣志



卷十五

麗藻志

一

繼命世之期運元懿清朗貞勵精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台
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援天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揆時沈靜
微密淪於無內寬裕宏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綜也是以實
繁於華德盈於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以郡守梁
氏外威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
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
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之雄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
顛覆者蓋亦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卒不降身由是搢紳歸高
羣公事德大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
擾攘之際災眚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
俯察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託疾杜門靜居里巷外無人跡
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

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享燕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觀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亶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其辭曰厥初生民天錫之性有龐有醇有否有聖伊惟周君允卜其正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踪光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覃思德謨邁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邱于以逍遙勉爾童蒙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侔此宏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以上見汝寧府志

雜記

明

烈女引

知縣劉遷歷城人

雖曰死歸也誰不重於泰山章縫徒即儼然稱死節臣不無顧盼而以索之壺中則尤難正德時逆瑾餘黨流毒山東河南受其害者十七亦嘗取道商水是時邑令劉麻城也率衆往迎得委曲全民其婦若女乃義不受污聚首自縊於一室奈何獨不效世俗子委曲自活也吁亦奇矣麻城公從祀名宦而婦若女竟湮沒無聞致使烈烈大節不得與日月爭光而鬱抑遊魂徒悲號於星月之下余特表而出之

明舊志

清

張乞兒傳

雍正二年周家口有一乞丐姓張氏譙陵人也跛一足身無完衣

以義乞於市與則受之不與亦弗強絕無搖尾乞憐之態咸以義乞呼之居常落落不與羣丐伍夜則棲遲於市西義冢之隙掘地深尺許幕天席地坐卧其中風雨暑寒不暫移或日一出行乞或數日不出亦不苦飢一日天大風雪平地深數尺人以爲義乞死矣好事者掘而視之乞方鼾睡未之醒也由是遠近咸驚異之爭進之食不遍受各食少許餘俱謝去有贈以棚與衣者義乞曰吾以天地爲室何以棚爲野處而衣新衣適足爲強暴之資且恐有性命之憂也竟辭不受人愈異之處義冢十有三年一日飄然而去莫知所之亦竟不知爲何許人但目之爲義乞云

舊志列拾遺

募改北門小引

偃城知縣兼商水知縣 劉元聲

余攝商政改南門從民便也仲冬甄橋成門雖已闢工尙未竣邑人士交相慶焉民情士氣迥然爲之一變已而邑之父老復有改商水縣志

北門之請嗚呼惡曲而好直商之民情大可見矣余甫至商觀其
城池地勢卽欲盡變其四門之制恐拂民情未敢強以所不欲今
旣大同可盡改之以復其舊然相其緩急南與北尤其所以先者
余因之有感矣自明季以迄今茲民情之抑鬱未遂士氣之屈曲
不伸未必非城門之曲階之厲也七十載豈乏循良而因循苟且
是誰之咎歟余雖五日京兆期以不便於民者盡除之便於民者
盡興之靳勿負上憲委署之意而改門猶其小焉者也故復捐俸
以爲之倡與南門次第觀厥成焉

舊志

桑榆集小引

歲貢 徐重潤 邑人

余少年集稿三百餘首甚不愜意悉焚之矣壯歲流連三唐漢魏
觸興成篇亦覺無關風雅忽忽棄去二十餘年今老矣念此生一
無所就清夜愧恨無可補救因思詩學一道亦立言之端發乎性

情止乎禮義學無淺深人人可以自盡乃哀集篋中得舊作二三百篇雅俗並登作抵本以爲暮年發軔之始然學無師友終歎望洋謹草此敬呈穀菴賢弟座右念莫逆之義悲途窮之戚務必塗改抉擇無所忌諱使老我不迷於指南也又念此惟知己故敢獻醜不足爲外人道也

桑榆集

亦舫齋記

歲貢 李松峯 邑人

誠敬齋二楹五六人讀書其中不覺其隘今歲益以數人几席相接恐炎暑不堪其苦於麥秋後東牆通戶又廣一楹舊齋有藻井高而廠如舫之有舵樓也昔六一居士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今廣則如之而深不及其半故命之曰亦舫齋夫博觀羣書有卓犖之識智者之事也知者樂水以舫名齋樂水之意也昌黎韓子有言曰循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速終至於海道也者海也學可

至於道猶舫可至於海也况舫之於水大則行遲小則行速是齋也小於畫舫者過半其有銳進之望乎抑又聞之順流而下易爲力逆流而上難爲功此齋西楹之南啟戶中楹東楹皆有窗東楹之下又有大窗以迎朝旭以形論之是舫其首在西其尾在東逆流而上之舫也以一葦之舫上千頃之浪戛戛乎其難哉使無烝徒之楫百丈之牽何以破西海之濤尋星宿之源乎則居是舫者苟以下流爲戒而以上達是期乘萬里之長風追桑榆之落日百倍其功無或少間將如海上之槎入斗牛之宮不難矣因深以自勵併厚望於同遊者再者舫必額其名昔畫舫之額書必待於蔡君謨同人中工書者絕少故以拙書誌之俟有君謨其人者敬乞其大字以題於楹嘉慶十有七年端陽日記

十當書屋記

李松峯

昔顏歆有言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不願外之意與余心深有合焉因廣之曰春風以當扇夏雲以當蓋秋月以當燭冬日以當爐好鳥以當歌弱柳以當舞名花以當美人名其齋曰十當名教中自有樂地素位君子定不河漢吾言

刑獄紀事錄存

監察御史李擢英 邑人

歐斃人命木廠商人私行縱放勒交未獲一案京城木廠承辦東西陵工程動輒數百萬向聞三成到工其七成除官員吏役各有應得外下餘皆木廠得之故生意最大門徑最多遇事必占上風所謂斗字號也光緒初間內城順治門一帶城垣坍塌數十丈欽派崑中堂岡翁中堂同和承修兩堂共派木廠四家做工約千餘人適天德木廠所僱之土夫互相關闕歐甲歐乙死該廠將甲放走作為無名死屍送部後歸直隸司余以甲乙皆天德僱覓惟伊知

其姓名籍貫責令交甲此定理也乃天德播弄手眼遍託當道刑部尚書張文達之萬旁敲側擊囑以內有東昇廠素所深知萬勿擾界薛雲階侍郎允升欲用阻力而知其不可但云木廠晦氣崑爲余丁丑座師木廠卽其所用將余喚去力爲解脫謂烏合之衆無從找尋等語并令刑部同年王君爲之游說師命可謂諄諄矣余婉諭未敢曲徇天德乃暗託至好求進苞苴謂凶手終當交案但求寬假先送裕康金店銀票二千兩事後以二萬金爲壽著各木廠以關係顏面亦均爲飲助也余以爲受彼之款卽賣人之命死者有知豈甘心乎於是力卻之責令以此購覓眼線務獲凶手予限半月又一月據稱天津奉天等處皆找到無踪乃將木廠東人耿某革去守備並拔花翎其放走凶手之管帳劉某擬徒結案仍飭緝竟於次年拏獲抵罪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也聞木廠

私議曰刑部上中下上下皆易爲力惟中間竟打不通未有如今日者而得罪當道或以爲驕或以爲狃均自此始然直道猶存識者究不以爲非也

邑侯曹公捐貲賑貧紀略

恩貢 王炳揚 邑人

救菑濟貧仁政大端今之賢有司能行此者非發現有之官粟卽勸紳富以欣助求一獨出鉅貲先事籌畫使貧民實惠均霑如趙清獻救菑越州罕有其人矣光緒丁酉戊戌兩年豫省荒旱疾疫大作商水尤甚已亥春前邑侯曹公由林縣調署吾邑適饑民嗷嗷待哺公未下車訪知因擇幕友之端謹者唐秋帆等五人攜三千金赴商賑飢至則寄寓客邸訪問民間疾苦某處菑重某處菑輕既而親詣四鄉查勘實在情形於瘠上之民尤注意焉每至一處召父老子弟安慰再三視受菑之重輕定賑數之多寡老者

倍其數疾者給以藥資甚或給以牛種全不假胥吏鄉保懼侵蝕也幕友皆公素所親信故能體公之意不辭辛苦一時賴以全活者甚多視趙清獻公執事何多讓耶賑甫畢而公始蒞任所餘百金於東關外購地一段爲漏澤園公寬厚和平寓威於德士紳有豔稱此事者公曰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在任半載政簡刑清愛民如子有漢召杜遺風作事毫無矯飾史稱安靜之吏惻惻無華公殆近之後調鄆陵去之日臨歧祖餞被澤之民遮道跪送十數里如失慈父母觀者皆嘆息泣下邑人士欲建去思碑不果迄今已越八年恐歷時愈久傳聞失實余與諸同志不忍使循良吏實心實惠久而湮沒謹紀其略以備續修邑乘刊入焉此區區之意也公名善臻字誠甫江蘇溧陽人乙酉科選拔實任林縣其封翁慷慨仗義好善樂施故公亦能仰承其志

募賑白帝災民啟

宣統二年十月

知縣 費樹藩 江蘇人

逕啟者沙河決白帝下游一帶被水災民蕩析流離情殊可憫樹藩躬自履勘已將實情繪圖疊報尙未蒙批除知會該處首事速放倉穀以工代賑協力堵築外宜急籌善後之策况值隆冬將屆睹此難民啼飢號寒未免傷心慘目非特樹藩責任父母不能坐視卽貴紳等誼屬桑梓何忍不援前已稟懇各憲請賑但本省庫欸支絀不敷地方新政之用人人共知必待撥欸賑濟誠恐涸轍之鮒難待西江樹藩所望闔邑仁人善士富商大戶共竭綿薄集成巨欸速爲賑濟庶嗷嗷災黎不至餓殍遍地已樹藩已稟明上憲凡捐銀三十兩或五十兩及百兩以上者事後酌獎五品六品七品頂戴十兩以上者由樹藩爲懸匾額以旌門閭其餘家非殷實亦各宜量力捐助居仁人之心卽獲仁人之報無亦善小而

爲也因啟知各地方貴紳首事並發給捐冊一本蓋用印信代爲
勸募俟集有成欸即行陳明核實散放臨楮不勝神馳敬祈亮鑒
以上採
訪稿

商水縣志卷十六

麗藻志六

贊歌

清

悔遲翁自贊

歲貢 徐重濶 邑人

問爾爲誰曰悔遲翁其位居卦爻之九三重剛不中其品與狷者
頡頏有所不爲而接世踽踽涼涼其持家符家人之三爻嗃嗃然
規矩立而外內無得混淆學聖賢而不永習舉業而未成書史爲
飯歌詠適情兒子滿堂弟子蟬聯居室團圓一門歡然柴米間缺
禍患幸捐恨已多愆何物答天六十而悔日惺惺焉求寡萬一以
終殘年

桑榆集

勸民十二歌 并序

知縣 牛問仁 安邑人